



“中国第二代著名油画家刘国枢油画回顾展”于2011年3月12日上午10点在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举行了开幕仪式，这是已经92岁的油画家刘国枢老先生在从事艺术事业70多年来举办的首次个展。此次展览展示了刘老先生各个创作时期的近170幅作品，其中包括他的素描、速写、创作手稿、肖像画和静物画等等，几乎囊括了他一生的创作精品。此次展览的展期将从2011年3月12日开始持续至2011年3月25日。

为人民服务的主题性绘画

A Subject Painting of Serving the People

刘国枢 Liu Guoshu

这次展览呈现的只是我很少的一部分作品，实际上我平时画的都不少。这个展览主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画比较多，八十年代以前的画一般都保存得很少，以前都是画一张像就送给人家了，又或是有展览就拿出去了，有的画在文化大革命时就散失了。我在学生时代就许多画，但是那个时代的画很多也不见了。

这次展览中40年代的作品，只有那张《流浪汉》是原作，颜色很深很暗。那张《老农》和《盲婆》是喷绘的，这些原作有的散失，有的被画商收藏。那些收藏的画大部分都流到台湾去了。那时我的大女儿得了鼻咽癌，我

想送她到上海或北京医治，当时家里又没有钱，那时有画商找我说要买我的画，当时我也没怎么了解绘画市场是怎样的情况，就几百块钱一张画卖出去了，当时共卖了一百多张画，但是我女儿的病还是没有治好就去世了，这一直是我很痛心的事情。台湾的敦煌艺术研究中心90年代给我出的那本画册里的作品就是流到台湾的那部分画。但这个画册里的颜色印得很差，你们看那个招贴



上印《飞夺泸定桥》的颜色要好很多，就像刚画时候的样子一样，能保持原作的味道。

这次展览也有一些批评文章印在一个小册子里，准备在展览时送给观众的，但由于一些原因未能按时地印出来，所以推迟了一些时间。前言是罗中立院长写的，还有油画系主任庞茂琨写的《献辞》，庞茂琨写的文章很不错，很有感情；另外还有一些外面的评论家像王大同教授等写的也很好。

解放后我能够画主题画，比如说我画的《飞夺泸定桥》、《送饭》等这些主题画。以前抗日战争时期画的画，严格来说不能算正规的画。正规地画主题画是在解放后向苏联学习。我画主题画是因为感兴趣，这也是我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对画主题画感兴趣呢？我认为绘画应该是有教育意义的，这是很重要的。绘画能够反映时代精神，能够表达一种鼓舞士气的精神，是对人精神上、道德教育上的一种感化。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经历过一些苦难。我出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时，当时是国破家亡的时候，出生以后这个时代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里包含了许多惨烈的悲剧，战争、军阀混战等。国家有难，老百姓就受难，就遭殃，经过了这些苦难，我觉得国家的命运与每个人的命运是相连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思想在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绘画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群众服务，让群众懂，让群众看到以后又觉得有意义，对他们有帮助，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所以我对这种画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为人民服务这种思想还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它还是先进的思想。为人民群众服务它有什么不好啊？过去的艺术先是为宗教服务，然后为军权服务，接着为金钱、为资本家服务，而我们现在为群众服务有什么不好呢？凭良心说，我们这些人一不种田、二不耕地，我们吃的穿的从哪里来的？是普通的人民大众供给了我们生活的所需，是他们养育了我们，我们为他们画一些他们喜欢的画，让他们了解艺术，把画送给他们，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现在也都喜欢画一些主题性绘画。

#1 飞夺泸定桥 布面油画 刘国枢
#2 解雇 布面油画 刘国枢

润物无声

Moistening the all Without Vo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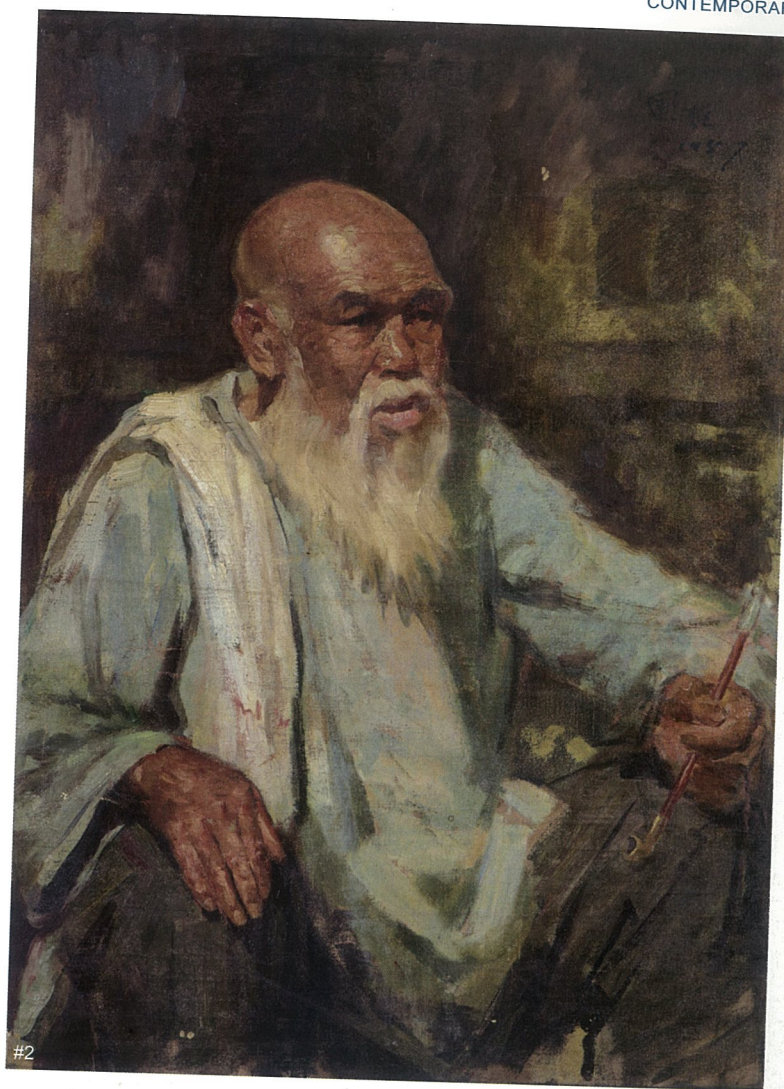
庞茂琨 Pang Maokun

在2010年川美70周年校庆油画系举办的茶话会上，年逾九十的刘国枢老先生感慨万千！激动之心几近阻塞了他满肚子的话语，在场的后生们却完全能领悟他此刻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六十多年与四川美院油画学科的不解之缘怎能不让人刻骨铭心和百感交集！从1948年先生受聘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西画主任开始，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学科从创建到成型、从立足到辉煌，其中的一步一履都与刘老先生的运筹与辛劳密不可分！川美的几代油画家，无论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老前辈还是77、78级的明星们，还有八十年代的传承者，都无不受惠于刘老先生的直接教诲！

翻开刘先生的年表，能看到老人家从少年时代起就酷爱艺术，一辈子锲而不舍、耕耘不止，从他青年时代起到退休后都没有停止过创作活动，始终如一的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和创作原则，不断参加全国性的美展。同时先生也总是将自己的艺术与社会和大众相联系，早年画有大量抗日宣传画，解放后也一直坚持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在作品中反映生活，曾连任十届重庆市人民美协会员和理事。先生的油画如《盲婆》、《红军来了》、《飞夺泸定桥》、《县委书记》等成为那个年代在四川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现实主义力作！

从学统上讲，刘先生是川美油画学科不可或缺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之一。他年少时曾师从于留法画家唐一禾先生及中央美院教授冯法祀，接受了很好的西画教育。执教期间也勤于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曾听过苏联著名画家梅尔尼柯夫和马克西莫夫的讲学，因而，他所秉承和借鉴的西方和苏俄的艺术教学体系在为早期川美油画学科发展的重要源流。而先生这一代人长期坚持赴工厂、乡村、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革命纪念地体验生活和写生，这也使川美油画注重生活体验和强调艺术与社会和时代紧密联系的传统成为一贯，以延续至今日。

八十年代期间刘先生担任了川美绘画系主任，对油画学科的建设更是贡献不小。作为那个年代油画系的学生，我们对刘先生勤恳、谦和、儒雅的风范留有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他作品中透出的淡定、儒雅和朴素深深地印在了那几代油画系师生的心中！他那毫无雕琢的笔触和柔和的灰



色调不仅让那个时代的人叹服，也不断影响着川美后来包括77、78、81在内的新人们！

这个展厅里汇聚着先生几十年来的心血和思想，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始终如一的坚定和执着，也感受到了他及他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质朴，这种质朴是现在青年一代无法体验和企及的。在这个浮华矫饰的时代，先生的作品摆在这里像一面镜子似的照射出这个时代的某些缺憾，呼唤着人类对内心本具的朴素之美的向往和回归！

让人深有感触的是刘先生一生谦逊，在九十二岁高龄才正式的举办人生首次个人画展，事实上与刘先生同时代的前辈们大多如此，他们深谙艺术之道，将画画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而热爱备至，但却不知推广、传播为何物。他们也有自己辉煌的青春，只是正当年时未能时逢这个信息爆炸、自我膨胀和消费至上的时代。但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和应有的满足感，其坚韧和淡泊实为最珍贵的品格，终将会被世人所敬重和称道。

最后，我代表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全体师生在此向刘先生叩首鞠躬！祝愿先生个展成功、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并向展览的主办方和筹办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1 为了边疆人民的幸福 布面油画 刘国枢
#2 老农 布面油画 刘国枢

当代美术家



#1

尽管以后我的主题性绘画画得不是那么好，甚至有一些批评家说我画坏了。你们从我的画展中也可以看得到，我以前画的主题性绘画很有力量，很下工夫，所以为人称道，但后来的主题绘画就不那么受到大家欢迎。我觉得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就油画而言，画主题性绘画要体验生活，要经过一种创造的过程，一种复杂的过程，而我现在年纪大了，没有那个条件去体验生活、现场写生，但是我还是想画。当我听到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于是我就画了一张《我的中国心》。也许我的这张画它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也没有好的艺术的味道，但这个事件本身感染了我，我画它，我就可以为这件事情创造一种气氛，这张画画得再怎么不好，但能够创造一种气氛也是好的。邓小平的《世纪伟人》这张画的创作原因是，有一次我去看展览，那个展览是关于香港要回归、重庆要成为直辖市，那个展览上没有一幅主题性绘画，所以看完（画展）之后的第二天，从早到晚一天我就把这幅画画完了。在我画的《世纪伟人》中最上面那个是邓小平年轻的时候在巴黎当工人的形象。他的后面是埃菲尔铁塔，那个时候他在巴黎宣传革命，这个是邓小平年轻时候的像，是根据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来画的；中间的那个是邓小平中年的时候的像，他的帽子上戴了一枚红军五星的章，象征着

革命打仗，因为他中年的时候是统帅指挥；老年的时候，他是国家的高级领导。这三个时期，一个世纪一百年。他的三个时期：早年宣传革命，中年时期用枪杆、用热血奋斗革命，最后用最精英的领导来救了我们的国家。

这是一个世纪伟人的三个阶段，他的一生是很了不得的，一个世纪，整整一百年。按说这幅画画得没那么精道，画的是一种宣传画。我认为宣传画也应该尽到一种宣传的作用，宣传有什么不好啊？让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不好的。（杨晓萌根据录音整理）

当代美术家